國史紀聞卷之十一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以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起前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叅議辭不就

欽廣寧人自少沉篤好學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陳獻章講學遂絕用世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及是薦授參議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當訪求眞儒以克其任不宜以俗儒濫厠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表君德不宜棄之林泉三曰遵祖訓以

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諸官載之祖訓不過職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舒良牛玉汪直梁芳輩或陷主虜庭或動搖國本或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鑒已往之弊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卽位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

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革去
教坊俗樂則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報聞允
欽辭

以鄭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停止生
員吏典上納例

王恕奏言永樂宣德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
有士馬當時未行開納事例軍民不聞困弊邇
來少有災傷守土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
國家長久之計乞奏開生員吏典納糧納銀等
例此例一開雜進者多以致正途淹遲選法壅
滯又況雜途所進多頑鈍無恥之徒今日既知
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
天下治安何由可得宜悉停止從之

閏正月修憲宗實錄

詔舉異才

二月　帝耕籍田

禮畢宴羣臣優人出狎語馬文升厲聲曰新天
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

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初不宜輒罪言官得釋時論韙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

俊孝友廉介沉毅簡直在南戶部能按典則制國用節財數十萬卒謚康懿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進在憲廟時爲御史有風裁有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震不售誣總兵謀不軌汪直欲以爲功逮震百口至京煅煉成獄進獨發其奸

磔道士于市後震懷金謝進叱却之轉山東按察副使屢斷疑獄發奸如神有武弁子挾數金同儒生飲肆中夜弁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同飲生酷訊誣服進疑之念必酒肆中人托他事徧取商曆閱之見酒家市布數十價稍厚乃武弁子死次日也進曰得之矣一訊遂服嘗監試鄉闈同事者欲私一貴介進厲聲曰天下事廢盡公道獨此事存耳公欲壞之耶言者慚阻至是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北虜懾服

以秦紘爲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紘先爲戶部侍郎忤權貴降廣西叅政王恕重其剛正特薦起之

三月　帝視太學謁先師

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

吉等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烟瘴霧之鄉與死爲伍情實可矜若寘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風采必有可觀上可其皆得召還

追贈故少保于謙太傅謚肅愍建祠祀之

給事中孫需等言謙有社稷功遂有是典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略曰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章奏持此不倦可幾堯舜然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

心漸滋有初鮮終可爲深慮伏願遵祖宗舊制
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經筵
必擇端介博雅之儒進講未明輒賜清問必待
聖心洞悟而後已午朝政事令羣臣口奏略節
面領裁斷軍國重務則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
諫官對仗糾駁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
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賢才常接于耳目視聽
不偏于左右則欲寡而心清惑祛而理徹內外
交修始終如一以致盛治易于反掌若但如近
日講學視朝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宦寺批答
恐積弊未釐後患難測不但如前所慮而已
上嘉納之
王恕亦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
議事不過片時主雖神聖豈能盡察不過寄聰
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豈能盡識大臣之賢否或
得之毀譽之口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
枉以枉爲直願日御便殿召諸大臣咨詢治道
謀議政事非惟可以識大臣才品亦可以啓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萬安尹直敗劉吉阿結科道昏夜款門祈免彈劾又建言掌科道官當不次超遷諸言官喜其柔媚遂無劾吉者左庶子張昇因天變上疏言天意示警由輔佐非人所致劉吉與萬安尹直同惡相濟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恐言官發其奸遂欲超遷科道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　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諫官領袖臣與之旋進旋退實切汗顏先時貴戚萬氏依憑宮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腹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雖已斥逐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昭法典示鑒戒上納其言遣使捕之時繼曉居湖廣猶猖獗縱左布政使黃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得罪避出名掃墓實逸賊乃檄武昌府館之後堂無令得出入俄使者至檻送京伏誅

虜把禿猛可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成化中北虜瓦剌獨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自相猜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弱而把禿猛可王屢遣人貢馬及是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虜中以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許進貽書猛可言通貢之利猛可憚進威名奉約謹貢使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邊患少紓

秋七月禁奪情起復

王恕奏言三年之喪所以報本古聖人緣情制禮萬世不易　高皇帝酌古定制凡文職聞父母喪悉令守制所以教之孝也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有終也今乃有奪情起復者貪祿位之榮虧忠孝之節汚玷聖治敗壞士風乞著爲例今後非身任金革勿得奪情違者以匿喪論制曰可

八月詔議孔廟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罷荀況馬融王弼從祀進祀薛瑄少詹事程敏政亦言馬融爲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代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劉向喜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術家之小技賈逵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王弼倡爲清談以亂晉室所註易傳祖述老莊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戴聖治行不法身爲贓吏王肅以女適司馬昭輔成

篡逆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之役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爲吏不廉爲將不義此數人者皆得罪名教宜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無過舉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發聖學宜祀于鄉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申棖申黨宋刑昺以爲一人宜存棖去黨祀瑗于衛祀放于魯而罷公伯寮秦冉顏何洪武中用行人司副楊砥議黜楊雄進董仲舒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其俱黜況尚有可議者二人文中子王通宋儒胡瑗是也兩人師道之立百世如新宜加封爵祀于學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顏曾子思配享堂上而父坐廡下非所以

明倫也若以爲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恐諸賢冥冥之中不享非禮之祀宜別立祠祀啓聖公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而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下廷議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可訾然自秦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今之經傳尚多引用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舊云

八月以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尋謫京光祿少卿

壽在科閱宣大巡牧馬草坊中官不法者抗章劾之請置諸法又極論萬貴妃兄弟及梁芳繼曉輩怙寵撓國是被逮繫詔獄尋得釋　上即位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恕疏救之稱其正色敢言劉吉擬旨竟調南京

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言西番烏思藏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請視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使名及貢物識以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叅政

容在職方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皆中肯綮事下九邊邊人驚服中官李良典御廐爲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上許之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不宜授無功良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事竟寢　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劉吉柄國謂容侵官駁之容以望宜內遷竟出爲叅政容至浙尤有聲既竟以考察去位士論憤惜容有經濟大志于經史百家及禮樂兵

制無不通曉著述甚富有式齊稿菽園雜記等書

調南京給事中方向等外任

上初召王恕南京科道舉恕入相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若有謨議亦無不從劉吉深銜之恕在吏部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吉每有所軒輊恕亦倜倜不諷撓南京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吉報前恨擬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殆盡琮自如恕言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不報

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以黃綏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綏至延綏劾貪懦將卒撫恤士卒一日出見川中飲馬婦尺布蔽下體嘆曰我爲巡撫令健兒貧至此何面目臨其上歸急發餉金三月軍中感泣願盡死時有詔汰僧尼綏悉以尼配無妻軍士後去延綏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阿黑麻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求爲聯姻罕慎信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結盟遂殺罕慎

己酉二年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

子俊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卒贈太保謚肅敏

中書舍人吉人下獄削籍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

文祥既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會吉人以言事下獄有希劉吉意媒孽文祥者言文祥前疏妄議輔政遂并逮詔獄降爲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逮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庶吉士鄒智于獄

先是鼐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柄國鮮所匡益萬安謬謝曰我輩竭力贊襄柰

上不從何鼐退即以其語劾之謂安等歸過于君無人臣禮疏留中已安直俱罷吉深嗾之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提牛角出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出書示客璋即劾之謂其妖言誹謗并連及鄒智俱下詔獄智囊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獄官苦訊無所屈書詞曰智與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王恕疏救之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鼐與槩俱謫戍河西大理評事夏鍭上言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鼐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

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罪愈重則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目前之禍亦成身後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若能容之則名固歸于人主矣此實大學士劉吉誤　陛下吉之奸不減萬安尹直　陛下豈可聽之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滽還掌院事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太常寺掌寺事禮部尚書劉岌奏缺官供祀乞復司樂徐啟端等王恕上言先時奔競無恥之徒夤緣內豎傳陞京職至以千數名器大壞物議不平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人心痛快今劉岌復爲徐啟端等陳乞是爲傳陞官立赤幟也用一人則數千人將接踵而至朝廷清明之政從此壞矣宜明正其罪以戒將來事遂寢

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浙江不靖勅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
巨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阻壞即勅韶理鹽法
韶上疏備陳竈戶之苦繪圖以獻

以張悅爲吏部侍郎

悅華亭人少疑靜篤學力行居官奉職守法以
不欺爲本由刑部郎提學浙江始糊名校士已
歎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爲動　上
初即位諸大臣率求去悅時爲工部侍郎獨不
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忍言去尋改
禮部至是改吏部王恕重悅深相倚信

以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四月以鄧廷瓚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廷瓚巴陵人初爲淳安令有惠政不求赫赫名
終九載無知者巡撫張鵬始識之薦知梧州母
憂去起補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雜處難治
廷瓚悉心規畫敷政公平夷皆服悅田不踰界
市不二價四境晏然累官山東布政至是貴州
黑苗叛乃以廷瓚爲巡撫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以右副都御史戴珊撫治鄖陽

改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

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

八月土魯番入貢

阿黑麻遣使入貢詭言罕慎病死國亂求爲哈密王且請通使馬文升議遣使和好雖北虜未有且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璽書切責阿黑麻怒謀欲勒兵近塞要求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以周經爲禮部右侍郎

以孔鏞爲田州知州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所至有聲績至田州纔三日峒獠倉卒犯城郡兵盡調發衆議閉門守鏞

曰空城豈能支秪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衆難之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諫阻不聽請從以土兵又不聽單騎令二人控而前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有所言既至賊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當以禮見賊羅拜鏞曰若曹本良民迫於饑寒圖救死耳前官不察此動以兵相加我今奉朝命來作汝郡守視汝猶子不忍戕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罪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刼掠若不從可殺我官軍來問罪汝無遺類矣衆錯愕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敢犯鏞曰我餒矣索食食已復曰暮矣當即宿此賊皆驚鏞酣寢達旦曰吾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鏞出峒賊數十騎從及城止送者門外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迄鏞終任不復出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

守陳性恬澹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

進當事有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卻之曰吾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耶嘗被命教內豎多貴幸用事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進取守陳獨無所藉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年朝政及死事諸臣皆湮沒不傳及今蒐採猶可補國史之缺景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令州縣選民兵

天順初令招募民壯官給鞍馬器械免糧五石戶二丁人以資供給至是令州縣選精壯民兵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四時操練遇警調遣官給行糧餘如天順年例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正月

致仕大學士劉珝卒

珝美丰容善談論秉心不疑直亮無矯飾卒爲萬安所排不得行其志卒贈大保謚文和

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尋進爲侯

三月賜進士錢福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河決原武遣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衡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請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徐恪力言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淮入泗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

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六月伯顏猛可入貢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鐸上修明教化六事曰擇師儒愼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世瞻仰所繫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啓晦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行其言而力闢新經足衛聖道乃不得預從祀之列至[illegible]惑焉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乞升時斥澄庶於公論允愜世教有補不報

八月以侶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九月撒馬兒罕貢獅却之

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倪岳上言

海南通占城真蠟暹羅諸國非西域貢道宜斥還勿納　上從之

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求直言

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徭役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餉匠作盡付其手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有章奏先允後下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犯法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奇侈聲勢移人望風震慴於斯極矣亟宜懲戒又言午朝奏事煩瑣大政願　陛下執要午朝惟議經邦急務餘事關六曹者令所司開列御左順門同輔臣面議可否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作羣臣　倪岳上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等八事大略言當今財匱民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又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愈濫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　上悉嘉納

十二月以林瀚爲國子祭酒

以張敷華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敷華安福人方毅坦直負時名初叅議浙江有礦盜衆議用兵敷華力主撫執渠魁數人餘黨解散遷湖廣布政會大飢給粟散粥高值來商民以不困至是巡撫山西未幾憂去服闋仍補任請增解池鹽課給藩祿又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大同給軍邊餉以充

以樊瑩爲平陽知府

瑩先任松江有善政母憂去官　上初即位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憲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將驟用之未果乃起知平陽

辛亥四年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首善之地尚仍勝國遺習胡服胡語未能盡革乞下令禁止從之

三月何喬新致仕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喬新在刑部執法嚴毅權貴請託一切不得行

時御史鄒魯橫欲蹴得大理丞喬新薦用其屬郎中魏紳魯恨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遂誣喬新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劉吉素嚙喬新從中主之喬新引咎辭位遂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實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景總督右都御史秦紘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尚書何文淵亡萬抵景法褫其爵景撫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援壽寧侯爲請忽內降蠲旨彭韶上言景贓十未及一特恩蠲宥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復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奸回藉口良善解體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以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

起右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貴州軍務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讀書窮經志潔行修沉靜自守嬉謔不見于容張悅稱其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殆近之矣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寧夏

北虜遣使貢馬

秋八月憲宗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皇長子生

劉吉寵

時　上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賂乃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乃可　上怒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一老舉子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

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以周經爲吏部侍郎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

濬上時政疏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伯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刱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與王徙封安陸

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秦紘既罷給事中張九功等屢疏言紘去非其罪請召紘不報王恕上言柳景巳蒙恩宥而獨不及紘殃民者見原祛害者得斥賞罰無章何以服人心厲將來且紘廉直忠正有大臣之節宜從公論名還　上乃改紱都察院而以紘代紱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少貧以父任爲百戶落魄不爲人所知常給事于謙門下謙奇其貌以女妻之謙死坐累戍邊成化初得還累遷都指揮使掌衛事驥性寬厚涉書史通大義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妖人真惠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愚民何辜得減戍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發其事覬賞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杖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

者或譖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
實對卒不易治錦衣二十餘年時論賢之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清崇善伯濬安仁
伯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
居一城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屯克力數
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
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西邊未得休息及
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令頭目奄克作
剌阿木郎輔之入哈密陝巴非忠順裔吐魯番
不服

三月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大赦
錄開國功臣後
詔曰太廟元祀功臣皆佐　太祖平定天下有
大勳于國家今其子孫不霑寸祿夷于氓隸朕
甚憫焉其予爵位俾奉先祀於是開平王常遇
春曾孫復寧河王鄧愈玄孫炳岐陽王李文忠

支孫濟東甌王湯和玄孫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九世孫瑜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坊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平之

黑苗久叛勢益猖獗守臣告急　上命廷瓚與溥討之廷瓚始招撫之不從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士用命斬首六千俘二千寇平廷瓚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劫貨狂逞無忌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保境安民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苗患始息

六月廢荊王見潚爲庶人徙置武昌

見潚在國驕縱不法　上遣駙馬蔡震都御史

戴珊召至京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遷置武昌

秋七月河決張秋

八月張蠻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始開鹽商納銀例

國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自立堡伍出財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粟賤至每石僅易銀二錢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舊與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其實止銀五分耳而赴邊上納有遠涉之苦若更法納銀運司即高其值商亦樂輸所入必倍淇然之言于大學士徐溥溥與淇善力主其說遂變法商人中鹽輸銀運司解戶部分發各邊鹽一引課銀四錢二分獲利數倍于昔而赴邊輸粟之法遂廢邊地日以荒蕪粟價騰踴餉漸不足矣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被黜官未及三載者悉復任

時吏部考察當黜者幾二千人丘濬以爲非唐
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請凡歷官
未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顯著者
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二月以韓文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三月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以衢州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

賜進士羅欽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illegible]言

六月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肯狥人丘濬忌之太醫院判
劉文泰素出入濬家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恕格
不行文泰因憾恕訐奏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
劾　上留恕下文泰于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
致仕時謂文泰之奏濬陰囑之於是言官交章
劾濬娼嫉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禮
部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

文升上言自舜封十二山恒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于此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宋有天下未能混一遂祭北嶽于曲陽俗傳有飛來石之說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我朝因循未曾釐正今渾源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傳識請北嶽於此致祭庶數百年缺典正於今日下禮部議尚書倪岳言北嶽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從之事遂寢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以張悅爲南京左都御史

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執法不阿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

京師大雨雹

八月以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侍郎吳

寬爲吏部右侍郎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以歸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諸大臣亦言文升不可去朝廷請勑張海及侯謙行視經略海至河西遣使諭阿黑麻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黠夷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

沈[illegible]史書不指后事有益上方年少年疑讨刻[illegible]
[illegible]沉鴻仆河前因[illegible]風[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書
[illegible]蜀后[illegible]妻妾年遠[illegible]古如彩

定世宗二年十月初[illegible]管[illegible]山東再[illegible]

二月河復決弘利堤可決伯陳銑宦者李興同劉

大夏治之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形勢察利害

寬爲吏部右侍郎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以歸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諸大臣亦言文升不可去朝廷請勑張海及侯謙行視經略海至河西遣使諭阿黑麻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黠夷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二月河復決張秋遣平江伯陳銑宦者李興同劉大夏治之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形勢察利害

寬爲吏部右侍郎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以歸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諸大臣亦言文升不可去朝廷請勑張海及侯謙行視經略海至河西遣使諭阿黑麻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黠夷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

閔[illegible]史書不指后事有益上方年少年疑讨刻至[illegible]

雲沉鴻爪河前因面風塵散人不[illegible]書

4 西后[illegible]年遠海古如新

[illegible]二年十月[illegible]管[illegible]山[illegible]東再[illegible]

二月河徙沙引利堤可注伯陳銑宦者李興同劉大夏治之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形勢察利害

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宜於一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　工方興張秋東堤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往于是河南巡撫徐恪上疏曰河決張秋長奔入海　上厪聖衷勅大夏治之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似以一噎而廢食夫黃陵岡口非終不可塞也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今宜多發丁夫用力疏濬一濬孫家渡口舊河下至南頓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一濬黃陵岡賈魯舊河下至梁進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

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此任事之臣畏首畏尾而不敢竟其策也倘百年運道一旦阻絕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伏望斷自　宸衷早賜裁決幸甚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遣李興陳鋭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召還興鋭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后戚防邊患疏上興等嗾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逮下錦衣獄廷臣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顧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

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張海侯謙還下獄

上以海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錦衣獄謫海
山西叅政謙閑住
以右副都御史熊繡巡撫延綏
夏四月閉加峪關絕西域貢
通事王興言罕東及野乜乞里計夷怨土魯番
次骨可撫而用之西域諸國方倚互市爲稱若
閉關謝西域毋與通彼必歸怨可黑麻如是則
土魯番之勢孤自保不暇安能有哈密馬文升
然其計乃上言阿黑麻恃其鴛悍輕中國不大
創不戢請安置其使寫亦滿速兒等于閩廣閉
關絕西域貢使歸怨土魯番以離其黨而後可
圖也　上從之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秋七月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時哈密事急求可任經略者馬文升乃薦進遂
用之
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
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太學

士

虜寇陝西

乙卯八年春二月大學士丘濬卒

濬穎悟絕人無書不讀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无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婞婀取悅好議論上下千古時出意見矯衆論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范仲淹先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說可駭其經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皆正論也卒贈太傅文莊所著有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

張秋堤成召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分殺水勢又於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穎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

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河始安流乃召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特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下廷議徐溥李東陽上言春秋上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負險恃固積歲已久使臣若往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

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以萬騎攻肅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載水而行我但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擊必使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芽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芽蘭機警有

勇力能併開六弓一宿十徒雖親近亦不得知
哈密人畏服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
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
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約
儉蕭然無異寒素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改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
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
張都御史能了此不煩兵也不數月敷華果授
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
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上杭盜復起
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有食之

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羣盜

九月以張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屠滽爲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內旨予滽人多異之

孝陵災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襲哈

密土魯番遁

初進至甘肅知指揮楊翥有機略識夷情乃假事遣之哈密盡得土魯番要領還曰此賊黠甚必用陳湯故事乃可得志罕東入哈密有捷徑從此進兵不十日可至若掩其不備必成擒矣進曰善乃上用兵方略于朝馬文升從中主之報可進又諜知小列禿與土魯番世仇因與結好使斷土魯番後而厚撫罕東諸夷皆願効死已而小列禿果與土魯番相讐殺土魯番大敗進

曰此機不可失也乃與[illegible]彭[illegible]氏調集番漢兵數千冒雪出關行二千餘里直搗哈密芽蘭乘駿馬遁去兵抵城下酋首撤他兒拒守我師攻克之斬首六十餘級餘散走獲已故忠順王陝巴妻女及都督罕慎牛馬三千有奇時有哈密人八百登臺自保將帥貪功欲盡馘之進曰我輩奉命出師當務安輯妄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況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不從初議由間道襲之後爲雪阻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是以芽蘭調知先遁斬獲無幾然亦威加西域矣

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劉寧爲左都督彭清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故皆進秩

十二月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得幸于　上戶部主

事胡燿乃上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
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
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縻費
差遣在外如虎横行吞噬無厭士大夫昏夜乞
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
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
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不
報

天順二年東陽等請停齋醮燒煉不報

東陽等上言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
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經筵日
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
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
士既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
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
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
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

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不報時又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與東陽等復上疏曰天子祀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有　皇祖舊製臣等誦習儒書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學士之職原以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疏入　上納之

以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以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從大理寺卿程敏政之請也

三月賜進士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土魯番酋阿黑麻復據哈密

阿黑麻復襲破哈密留撒他兒守之撒他兒見哈密殘破難守乃移駐剌木城阿黑麻還又爲小列禿所敗

夏四月以周經爲戶部尚書召原任吏部侍郎經在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尚書無與也至是陞戶部尚書守正不阿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于兩淮仍准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皆執不與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

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匱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肯發戶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改侯岳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獄尋釋之

時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詰奏于朝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　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御史張淳差還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太僕少卿儲巏上言　陛下即位以來明目達聰虛心納諫狂直者每賜優容詆忤者未嘗斥逐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因事而

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竊爲　陛下惜也夫
科道官乃朝廷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
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祖
宗建是官必選直亮敢言之士一言之善即賜
施行雖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養其敢言之氣
使之扶持正論消沮邪謀若摧折之囚繫之中
人之資守道狥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知緘
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利害大關
失誰復爲　陛下言者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
人主之利也伏望鑒其愚忠沛發明詔不日
赦之天下幸甚內閣徐溥等亦極力救之泮等
得釋
六月改樊瑩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秋七月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刑部
右侍郎
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冬十月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
之

十二月以順德知縣吳廷舉爲成都府同知

廷舉任順德潔已愛民減賦息訟都御史屠滽撤至督府與之言甚温廷舉請命屠欲爲順德權璫修家廟荅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用也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中官給銀買葛郎用之買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中官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毀淫祠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木竹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乃爲撤之御史郎捕盜令自首賂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廷舉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卿大夫羣泣訴廷舉無私盜狀御史大慚命釋之屠滽入爲吏部遂遷廷舉成都同知廷舉爲令十年矣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無統乃勅徐溥等修之以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于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

虜火篩入寇敗官軍於神木

火篩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威刼諸部日強盛跋扈小王子不能制遂爲患

二月虜火篩入寇大敗官軍于大同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

經筵罷　上命中官常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溥等倉卒不知所爲至文華殿

上曰前取諸司題奏付溥等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議批詞以次陳奏　上覽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語應手疾書略無停滯溥等見

上英明恐不能稱旨頓首請曰疏中事煩者臣請至閣中詳議　上稍不懌賜茶而退自天順

後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此舉遂爲曠典云

起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越上疏訴寃詔放還尋復官致仕至是虜數入塞哈密未定兵部推西邊總制數人皆不當　上肯最後推越遂用之時皆以越因內援云

夏四月湖廣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副使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死事廕新會丞適猺賊流刼雷廉諸郡勢熾甚將及新會魯率民築城浚隍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歷知縣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又進左布政使撫治兩廣人稱爲三廣公魯前後平盜甚多平山後盜置從化縣平陽江盜置恩平縣平新寧平水盜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盜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身被數十創魯行兵有機略進兵期會檄裨將封緘甚固署其上曰某日發及發乃

知即數路并合賊不及備坐而待殪故所向有功常宴客樽俎未撤擒賊已至人詫其神爲爾廣保障垂四十年及卒朝廷嘉其功廕其子世襲錦衣千戶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秋七月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

時宣大諜報虜謀入寇　上命武臣練京兵待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遣介介病新愈即上道至則虜已退介徧歷營堡策勵將士稽鎮兵匿役者萬餘又募丁壯萬五千人訓練待用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所上議前後不絕事未盡行而疾甚未幾卒于宣府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爲戶部右侍郎

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

阿黑麻送陝巴還哈密使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皆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諸

國入貢及請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狡
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寫亦滿速兒等乃得還
以孔鏞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有清平衛部苗阿溪者鷙鷙多智數養子阿剌
膂力絕人由是雄視諸苗數煽亂鏞至以計擒
之諸苗遂靖
九月壽寧侯張鶴齡請河間民田不許
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請并旁近民田千餘
頃且乞畝加稅二分周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
因久旱貧民就耕退灘一遇淫潦便成溝壑即
欲加稅貽害無窮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而此
獨加之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茂陵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何
以爲生疏三四上事竟寢後雄縣有以退灘地
獻爲東宮莊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一時
戚畹貴幸有所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月北虜犯甘肅
十一月下禮部郎中王雲鳳于獄謫知陝州

李廣權領中外雲鳳應詔陳言請斬廣以弭災變廣恨之會　上郊壇還廣誣雲鳳駕後騎從遂遣謫

加王越少保兼太子太傅

越出賀蘭山後襲虜斬百餘級故有是命

火篩寇宣大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

火篩屢寇大同宣府乃命許進督軍備之大夏轉餉大夏受命瀕行周經謂曰北邊芻粟半屬京貴子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何每石給官價若干境內外官民客商家願輸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皆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聽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民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皆得告輸中貴

子弟即欲收買無所得遂爲邊儲長利云

戊午十一年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刑部尚書白昂俱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太子少保

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馬文升上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　上嘉納之

以吳寬爲吏部右侍郎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

下監生江瑢于獄尋釋之

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巳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言官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言多可采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

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瑢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城

西直門有熊入守衛者不之覺馬文升言野獸入城非宜乞嚴武事以備盜賊兵部郎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嘗備盜亦須慎火未幾城內多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何以知之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紹興中有熊自至永嘉城下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縉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驗也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在相位數年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委曲調劑保全善類其功爲多至是以目眚乞

休章數上許之

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初王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孛剌至是復封陝巴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

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　上嘉納之

宦者李廣有罪自殺

廣爲　上建毓秀亭于萬歲山甫成　上少女殤會清寧宮災宮中皆咎廣　太皇太后怒曰何物李廣致此災禍使累朝所積一旦灰燼耶廣懼飲鴆死　上意廣有秘書遣左右即其家索之無所得得一納賄籍中載餽黃米若干人餽白米若干人計數百萬石　上不解顧左右曰廣食幾何受如許米對曰黃白即金銀憑語也　上乃悟貪遂籍廣家言官請出籍按問納賂者惧甚皆夜赴壽寧矦求解編修羅玘言不可暴其名羞朝廷宜令諸大臣自陳坐他事罷斥事雖寢而姓名已傳于外　上卒以漸逐之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將率兵護行又令斥赤蒙古諸番防護至哈密

二月虜寇宣府都御史馬中錫敗之

三月賜進士倫文敘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起張元禎爲翰林院學士

元禎養病家居九年召起之

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昱林廷玉下獄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考會試敏政預搆策目其門人江陰徐經伺得之以語其友唐寅事頗泄及發策果如經言衆大譁華昱因劾敏政受賄鬻題詔下昱獄命東陽覆閱試卷既揭榜同考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亦與敏政並下獄廷鞫經言素出入敏政門從其家僮購得之遂黜經及唐寅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昱南京太僕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尋憂憤卒

五月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

以傅瀚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以雍泰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泰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令吳濱湖湖漲輒沒田數千頃泰爲作堤捍水民利之號雍公堤任滿召爲監察御史吳人富舊令行多致餽泰一錢不受爲御史巡鹽兩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北代皆以鍰金爲完室歷浙江布政使浙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泰先捕勢家人抵罪於是羣盜悉平至是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恃援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劾之稽跪堂下願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東陽卒以此嗾泰言官遂劾泰擅辱將官罷歸

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

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治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覆開導時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假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之外一歲不過數月一

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入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上嘉納之

陞國子祭酒林瀚爲吏部右侍郎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鐸上言四事一正祀典請立叔梁紇祠配以顏路曾皙孔鯉以正人倫而黜吳澄從祀以明其

事元之非二重科貢謂各省考官皆御史所辟召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外廉專去取之權關節交通僥倖雜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爲主考庶私弊可杜而眞才可得三革冗員請天下附郭縣皆視京府歸併府學四塞捷徑謂納馬納粟大開旁徑鬻爵賣官前史所鄙豈盛世所宜有況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今日所輸行將取償于異日願嚴塞其途疏下禮部傳瀚力詆鐸言罷吳澄爲謬所奏四事遂皆寢

秋七月增築北邊

時朶顏虜勢日猖武備積弛順天巡撫洪鐘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起西北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自是緩急有備

九月致仕大學士徐溥卒

贈太傅謚文靖

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採珠于廉州